

靈命舟中語錄

靈全男正佳

靈食寓言集序

許多極重要屬靈的真理用千言萬語講解還不能使人完全明瞭的，有時候只用一個很簡單淺近的比喻就能使人心領神會，豁然貫通。因此我們的主在世上的時候常常用比喻教導衆人和他的門徒。就是古今被神差遣爲他傳達信息的僕人們也常在講道的時候引用一些比喻證明他們所講的真理。事實告訴我們這些比喻不但當時使人容易明白深奧的真理，而且又能幫助人將這些真理牢記在心中。許多人聽了一篇講道以後過了些日子竟會完全忘記，但一篇講道中的比喻卻被人記得清清楚楚，同時這個比喻所表顯的要道也就連帶着銘刻在他們的心中。比喻的功用確是偉大啊。

編者自從十幾年前出版靈食季刊以來，有時寫一兩篇闡道的比喻刊登在裏面。從閱者的見證中知道也會幫助了一些人。直到如今，已經有十一篇，最近又寫了一篇，合在一處共十二篇，印行這本小書。因爲牠們都是在靈食季刊裏發表

過的，所以就定名為靈食寓言集。

這十二篇中的寓言有兩個是從別處採集的，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受苦這篇中的寓言是編者幼年的時候所念的一本書中記載的一個比喻，那本書中所敘述的這個比喻是很簡單的，編者根據那個比喻，稍加潤色，以後再從其中取出一些教訓來。此外還是嚇死的多一篇中的寓言是編者在一冊英文刊物的補白中看見的，除了這兩篇中的寓言以外，其餘的十個寓言是編者自撰的，因為不敢掠他人之美，所以在這裏說明一下。

靈食寓言集目錄

強盜也說憑良心	一
城牆上的一株小榆樹	八
花貓的故事	一六
魚見食而不見鈎	二五
美麗被狗咬傷了	二九
王恩與張義	三六
一位改變了的護士	四五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受苦	五三
還等消防警察麼？	六〇
還是嚇死的多	七〇
爲甚麼還拾取這些東西喫呢？	八一
特別快車爲甚麼在車站停留這麼久呢？	八八

靈食海言集 目錄

靈食寓言集

強盜也說憑良心

某處一個富翁被一夥強盜綁架到山中的盜巢裏，派人送信到富翁的家中，叫他們備欸十萬圓來贖人。富翁家中雖然有錢，但十萬不是小數目，一時也不易籌措，並且他家中的人還希望與強盜講價，少出一些錢。雙方接洽的期間，某富翁就住在盜巢中。強盜對待某富翁非常和善，不打罵，不苦待，而且除了不能自己出屋子以外，一切都是很自由的。不但如此，某富翁每次喫飯的時候，強盜首領還常常來陪着喫飯。山中雖然沒有甚麼好東西，但每餐總有兩盤葷菜，兩盤素菜，還有一碗湯，也還十分可口。過了幾天，強盜頭目與某富翁漸漸彼此很熟識了，便常在一處談話，好像兩個朋友一般。

一天喫飯的時候，他們兩位又彼此閒談了。強盜頭目向某富翁娓娓述說他作強盜的經過，告訴某富翁他手下有多少人，他綁票搶劫發了多少財，他擄掠霸

佔了多少婦女。最後他揚揚得意的說道：「先生，老天爺真有眼睛，憑良心作事的人永遠不遭災殃。你看，前十幾年與我一同作這生意的弟兄們，到現在差不多都不見了，死的死，逃的逃，惟獨我作強盜頭目到現在十幾年之久，從來沒有被官兵捕拿過，而且財發得這樣多，日子過得這樣舒服，這沒有別的，都是因為我這個人作事總是憑着良心啊！」

哈哈！可了不得！當了十幾年強盜，綁票搶劫發了許多財，擄掠霸佔了許多婦女，還說作事總是憑着良心，這是那一種良心哪？

豈止這個強盜頭目呢？多少人的思想行爲壞到了極點，同人談起話來，也說「作事總是憑着良心。」多少人營私舞弊，受賄貪贓，家中的財產一大半是用不義的方法得來的，這種人也說「作事總是憑着良心。」許多人心中充滿詭詐，開口就說謊言，處世待人總是帶假面具，用手腕，「誠實」這兩個字在他們的生活，中簡直無處可尋，這種人也說「作事總是憑着良心。」許多人不孝敬父母，欺陵

自己的弟兄，爲爭財產待骨肉如同寇仇，這種人也說「作事總是憑着良心。」許多男人尋花問柳，嫖娼宿妓，誘惑良家婦女，破壞她們的貞操，許多女人不顧廉恥，倚門賣笑，縱慾行淫，這種人也說「作事總是憑着良心。」許多人到處貪便宜取巧，假公濟私，見錢財就要，見東西就拿，公家的東西任意運到自己家中使用，拿根銅絲暗中接在巷內的電燈綫上，不用出錢就可以白點電燈，託親友設法弄兩張他們不當用的免票，就可以免費搭乘火車，應當納稅的貨物，出幾個運動費就可以少繳一些稅款，甚至可以免稅放行，這種人也說「作事總是憑着良心。」許多人賣主賣友，忘恩負義，爲自己的名譽利益，可以陷害從前待自己有好處，甚至救過自己性命的恩人，這種人也說「作事總是憑着良心。」許多人生存在神所創造的世界上，從神領受每日需用的空氣，日光，飲食，衣履，居所，享用，一生在神的慈愛中活着，同時卻是遠離神，悖逆神，抗拒神，辱罵神，反對神，甚至不承認有神，這種人也說「作事總是憑着良心。」我真不知道這種人的良心是甚麼樣子的良心。

爽快讓我給他們說破了罷。「作事總是憑着良心」這一句話，不過是一般人遮掩自己罪惡的繡花帳子。無論他們的罪惡劣蹟有多少，到了人的面前，只要用這塊繡花帳子往上面一蓋，一切可憎可恥的東西就都被遮蔽起來，連一樣也看不見了。一個人作了許多壞事，犯了許多罪惡，到人面前說一句「我這個人作事總是憑着良心」，別人便沒有話可指摘他責備他了。可惜這塊繡花帳子只能遮蔽人的眼目，使他們看不見。帳子下面的罪惡劣蹟，卻不能遮蔽神的眼睛，使他也看不見那些可憎可恥的東西。不用說人暗中作的壞事，神都看得見，就連人心中所存的意念，神也都看得清清楚楚啊。神不是說過麼？「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我耶和華是鑒察人心，試驗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結果報應他。」——耶十七章九、十節。真的，你想你的生活裏面有一件事可以使神看不見麼？沒有，絕對沒有。「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

所行的。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詩百三十九篇一至四節。人所有的意念，行爲，言語，都在神的洞鑒之中，用繡花帳子遮蓋，又有甚麼用處呢？

不願意使神看見，神還是看得見；不敢使神知道，神還是都知道；這可怎麼好呢？
呢？好辦，好辦，不用說謊，不用掩藏，更不用拿這塊繡花帳子遮蓋。在神面前說謊沒有用，掩藏不行，遮蓋也遮蓋不住，惟一的辦法就是「一向神悔改，信靠耶穌基督」。這
樣，你所犯的一切罪，無論是明顯的，是隱藏的，是大的，是小的，是思想方面的，是行
爲方面的，是言語方面的，都要得着赦免，因爲經上說，「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
得蒙赦罪。」——徒十章四十三節。——「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人裏復活，並且人要
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路廿四章四十六，四
十七節。掩藏沒有用，遮蓋也不行，得着赦免纔是徹底的辦法。但赦罪的道是由耶
穌基督傳給我們的。一惟獨神所復活的，他並未見朽壞，所以弟兄們，你們當曉得，

赦罪的道是由這人傳給你們的。」——徒十三章廿八節。惟獨信靠耶穌基督纔能得蒙赦罪，纔能脫離因罪而來的刑罰。因為「他爲我們的過犯受害，爲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衆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賽五十三章五、六節。

是，惟獨耶穌爲我們的罪死了，惟獨他站在我們罪人的地位上，替我們受了我們當受的刑罰，所以惟獨他能救我們，能領我們到神的面前，使我們得着赦罪的恩，和永遠的生命，並神所賜各樣屬靈的福氣。不怕我們以前犯過多少罪，作過多少不能告人的事，只要我們肯悔改，誠心信靠耶穌作我們的救主，我們便能立時得着這些恩典。最可怕的就是人不醒悟，以爲說幾句好聽的話，既能遮蔽人的眼目，也必能遮蔽神的眼目，因此不肯向神悔改，不肯信靠耶穌爲救主，結果他們是欺騙了自己，陷害了自己，至終死在他們自己的罪惡中。

誰不願意害自己？誰想得神的救恩？請你急速焚燬那塊遮蓋自己罪惡的繡花帳子，再不要說，「我這個人作事總是憑着良心」了。

一九三六，一二，一〇

城牆上的一株小榆樹

農夫趙大家住在城的南門外，出了南門沿着城牆往西走二百多步，就是他的院子。院子裏面的三間北房是趙大夫婦帶着四個孩子居住。院內還有兩間南屋爲堆東西和作飯用。兩間西房裏住着兩個長工。趙大的這所房子三面臨着郊野，北面就是城牆。趙大夫婦帶着小孩子住的這三間北房就緊貼着城牆。趙大今年四十多歲了。趙大的妻子比趙大小兩歲。他們的四個孩子最大的十七歲，最小的不過四個多月。

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趙大只有八九歲，是個非常好動的孩子，因爲家住城牆底下，趙大閒着沒事就爬城牆玩。城牆是大磚砌的，而且很高，極不容易上去。只因爲趙大手腳靈活，身體又輕，膽量還很大，爬了幾天，竟被他爬到離城垛二三尺那樣高的地方去，再往上因爲是直立的，便不好爬了。

一個五月的早晨，趙大又爬城牆了。他從城牆上下來以後，跑去告訴父親說，

「爸爸，城牆的高處磚縫裏長出來一株不到一尺高的小榆樹，那是甚麼人種的呢？」趙大的父親回答他說，「誰到城牆磚縫裏去種樹呢？那是風吹來的榆錢落在磚縫裏，下過了雨，便發了芽，長了出來，趁着牠還小，你爬上去把牠拔下來，免得年深日久，長成大樹，也許有一天會倒下來砸壞我們的房子啊。」

趙大聽了父親的話，心中真是覺得好笑。他心裏說，不到一尺高的小樹，就是掉下來連一隻鷄都砸不死，怎麼會砸壞房子呢？趙大不信父親的話，也沒有去拔那株小榆樹。再過幾日，天氣熱了，趙大停止了爬城的運動。城牆磚縫裏的小榆樹既沒有人來摧殘，又加上夏季雨水的灌溉，兩三個月的工夫長到了三四尺高。趙大秋季因為幫助家裏的人在田裏忙，再沒有工夫去爬城牆。秋季過了，天氣又漸漸變冷，自然更不想登高了。

第二年春天趙大又爬城牆了。他再看磚縫裏的小榆樹已然長得和他差不多一樣高。他心裏想一年的工夫小榆樹就長得這樣高，再過些年也許真會砸壞

我們的房子也說不定，還是現在把牠拔了好。他伸一隻手去拔，已經拔不動了。如果用兩隻手去拔，也許能拔得出來。但是城牆上立不住腳，一隻手抓着城牆，一隻手拔樹還可以，如果用兩隻手去拔樹，豈不把人跌下來了麼？沒奈何只爬了下來。他心裏想父親力量大，足可以拔得出來，無奈這樣一點小事又不便去麻煩父親，而且這株小樹是不是果真能砸壞房子也不敢說一定。因為他這樣一想，就把這件事擱置下來。幸運的小榆樹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在城牆上自由發展了。

光陰如逝水，歲月不待人，轉瞬又是十年，趙大已經取了親。又過了幾年，趙大的父母相繼去了世。趙大負起家中一切的責任來，再沒有工夫去爬城牆，也不再想爬城牆，大約也再不會爬城牆了。趙大的歲數一年比一年大，城牆磚縫裏的小榆樹也一年比一年高。趙大四十多歲的時候，小榆樹也三十多年了，小榆樹已經不再是小榆樹，乃是老榆樹了。樹已老大，根當然也不小，樹根近處的城牆已經被樹根毀得不像樣子，牆磚零碎掉下去的也有好幾塊，幸好都沒有砸着人。

一個夏天的夜間，趙大一家都已經躺在牀上。因爲天氣悶熱得很，好久也不能深入睡鄉，就在這時候雷聲轟轟，電光閃閃，不多時傾盆的大雨降了下來，接着狂風大作，不到半小時天氣驟然涼爽了許多。趙大方覺得有些睡意，忽然天崩地裂一般，趙大頭上的房頂塌了下來，把趙大和趙大的妻子還有兩個小些的孩子都壓在底下。兩個大的孩子因爲是在東邊的那間屋裏，幸好未曾同罹厄運。

西房的兩個長工聽見了巨大的響聲，都驚醒了跑出來看，也摸不清是怎樣一回事。幸好這時雨已住了，風也息了。不多時趙大兩個大孩子也跑了出來，四個人點着了燈仔細查看，纔知道是城牆上的一株大榆樹因爲雨後沉重，又經狂風一吹，從城牆上倒了下來，正好砸在趙大睡覺的那間房子的頂上，把房頂砸塌，把趙大夫妻並兩個小孩子都活埋在底下。

兩個長工忙了手脚，幫了趙大的大兒子從破房子裏往外掘人。趙大的二兒子跑到鄰舍家去求人幫忙。不多時鄰舍家來了好幾個男人，幫着營救趙大夫妻。

和兩個小孩子，一直忙到天亮，人是都掘出來了。可是趙大的右腿已經砸斷，趙大的妻子身上好幾塊地方皮破血流，五歲的孩子僅存呼吸，四個多月的嬰兒已經壓成了肉餅。抬到醫院去以後，五歲的孩子當日午前就斷了氣，趙大的妻子幸好沒落下殘疾，敷了藥回家料理善後。趙大在醫院裏住了三十多天，出院的時候是架着拐回家的。

此後趙大每逢遇見親友的時候，便指着自已折斷的右腿說，「萬也沒有想到不到一尺高連一隻鷄都砸不死的小榆樹，竟會砸斷了我一條腿，還送掉我兩個小孩子的命！早料到有今日，當初聽了我爸爸的話以後，不喫飯我也爬上城牆去把牠拔下來呀！」

閱者，你心中的磚縫裏落了罪惡的榆錢沒有？一點貪心，一點詭詐，一點嫉妒，一點仇恨，一點淫念，一點驕傲，一點自私，一點猜疑，一點自恃，一點戀世的心，或是一點別樣壞的思想，在你不經意的時候，被一陣風吹入你心中的磚縫裏，不久就

發了芽，生了根，你第一次看見牠的時候，牠只有幾寸高，要將牠拔出去是極容易的。你的父親也警教過你，提醒過你，無奈你不留意他的教訓，以爲這麼一點小的罪惡，焉能有多麼大的害處。這麼一來，這可怕的惡念便在你裏面任意發展了。第二次你發覺牠的時候，牠已經長大了許多，這時也許你略略想到牠的害處，不過這時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容易拔除。你自己既無力拔除，又不求神爲你將牠拔出來，遲延日久，起初很微小的惡念便在你裏面扎根發展，慢慢成了大患。說不定在甚麼時候，你會作出你決沒有想到能作的惡事，害了別人，害了自己，到那時後悔都來不及了。

你也許決不信你有一天會因爲偷竊一筆公款被人發覺以致再沒有顏面可以見人。你也許決不信你有一天會因爲謀殺同事以致被法院判處二十年的徒刑。你也許決不信你有一天會因爲與別人的妻子有染以致被她的丈夫把你的手砍掉一隻。你也許決不信你有一天會與你那最賢慧的妻子弄到離婚，你也

許決不信你有一天會與一個有錢有勢卻是不信主的男人結婚以致完全離開了主。你也許決不信你有一天會完全失去你作工的能力，在神的園子裏成了一個被砍下的枝子，再不能結果子，再沒有一點用處。你也許決不信你有一天會「被趕出離開世人，喫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濕，頭髮長長，好像鷹毛，指甲長長，如同鳥爪。」正如那因狂傲被神所懲治的尼布甲尼撒王一樣。你也許決不信你有一天會離開你親愛的同工往帖撒羅尼迦去，如同底馬一般。你也許決不信你有一天會因為枕着大利拉的膝睡覺以致被非利士人拿住剜去你的眼睛，與那可憐的參孫不差多少。我不希奇你不信將來會有這些事。若是有人在趙大年幼的時候告訴他說將來他的右腿要被城牆上的小樹砸斷，他的兩個孩子要被那株小樹砸死，趙大何嘗能信這事呢。但你若容貪心，嫉妬，仇恨，淫念，猜疑，戀世，驕傲，自恃，這種種的小樹在你裏面存留，早晚你會看見你今日決不信能有的事將來會成爲千真萬確的事實。那時你將要慚愧，懊悔，自恨爲甚麼不趁早把那株小榆樹拔

出來。一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一能有機會去尋斧柯，還算幸事呢。就怕等不到你尋斧柯，已經把房砸塌，把腿砸斷，把孩子砸死了啊！

趙大的右腿折斷了不能復原，趙大的孩子砸死了不能再活！親愛的閱者，小心你心中牆縫裏長着的小榆樹罷！
一九三八，一二，一五。

花貓的故事

李先生家中養的一隻花貓真是美麗極了。全身皮毛是白地加上黑黃兩色的花，牠的體格不大不小，牠的性情柔馴可人。牠捕鼠異常殷勤，但牠從來不偷吃主人一點食物。李師母從市上買來的魚肉雞鴨，可以很放心的擺在案子上，不需要人的照顧。花貓坐在案子旁邊，絕不動一點貪心。花貓愛主人，主人更愛花貓。一個初冬的夜裏，李先生竟趁着花貓在爐旁酣睡的時候，用剪刀將花貓美麗的毛剪得一塊長一塊短，要多難看有多難看。花貓忽然醒來，看見李先生正在手拿剪刀剪牠的毛，便趕快立起跑了出去，在廊子下燈光中轉過頭來一看，兩眼幾乎流出淚來。素日極美麗極可愛的皮毛，現在只落得一塊長一塊短。花貓的心苦痛得不能形容。

次日早晨花貓到房頂上散步，幾個每日一同遊戲的貓又都聚集了來。牠們一見花貓，立時顯出一種驚奇的神氣，不久牠們的面容上又都露出一種輕藐的

態度，牠們似乎是說，我們素日都找你來玩，是因為你長的極美麗，值得我們尊敬羨慕。現在呢，你遍體的皮毛長一塊，短一塊，弄得這樣醜惡，還不自知慚愧，還不趕快隱藏起來麼？花貓明白了牠們的意思，便低着頭含着淚下了房，一溜烟似的跑回家中去了。

花貓受了這一次重大的打擊以後，幾乎患了病，又幾乎發了瘋。花貓日夜睡不着覺，吃飯也不能下嚥，終日只是注視着自己身上的皮毛落淚。尤其使牠痛心的，就是剪牠毛的正是素日最愛牠也是牠所最愛的主人。花貓心裏越想越不平。牠心裏說，我作的那一件事對不起我的主人呢？主人家中的老鼠，差不多已被我捉盡。我在主人的家中從來未曾作過甚麼討厭的事。我的性情又很柔順馴良，究竟爲甚麼主人這樣待我呢？

花貓越想越有氣了。牠以爲牠的主人變了心。牠認爲牠的主人向牠懷了惡意。牠再不能愛牠的主人。牠偶然見了牠的主人便遠遠的躲開。有一兩次主人捉

住牠，想要像從前那樣同牠玩耍些時，牠便連抓帶咬，使牠的主人不能不趕快放手。花貓一日比一日仇視主人了。

天氣一日比一日冷，不久已是到了嚴冬。花貓在主人的家中既對主人生了惡感，便不多在家中停留，整日跑到房頂上去尋牠的同伴玩耍解悶。牠們起初因為牠的皮毛被剪得十分難看，有些藐視牠，可是過了些時也就不怎樣了。不過使牠驚詫的就是同伴越來越少。夏天的時候，每晚總有八九隻貓在房頂上聚會，快要冷的時候忽然有三隻不見了。到了最近只有兩隻每晚到房頂上來同牠玩耍。牠問牠們那其餘的朋友都到那裏去了，牠們也回答不出來。再過兩天，這兩隻中又有一隻失蹤了。花貓同牠這位碩果僅存的好友跑多少路，也找不着那失蹤的朋友。又過了幾天，下大雪了，花貓一連兩三天不能上房頂。及至天放晴了以後，花貓纔得上房頂去跑跑。但是牠等候，牠尋找，牠大聲呼喚，竟不再有一個伴侶來同牠遊玩，原來牠那位碩果僅存的好友在天降大雪的時候也失了踪。

花貓從此更無聊了！一看見主人便滿腔忿怒，幾位一同遊戲的伴侶又都失了踪。花貓陷入極苦悶的境遇中了。

李先生——花貓的主人——自從那天爲花貓剪毛以後，便看出花貓對自己改變了態度，他先還以爲花貓爲甚麼有些不高興，或是牠身上偶然有些不舒服，但過了幾天，他便發現花貓誤會他了。他有兩次隔着窗戶的玻璃看見花貓看着自己，身上被剪得不整齊的毛表示惋惜和傷痛，及至他走進屋子的時候，花貓看見了他，便滿面怒容，豎着尾巴走開。他明白他的花貓是因爲美麗的毛被他剪壞了，緣故向他發了怒。他更明白他爲甚麼剪壞了花貓的毛。他原諒花貓的無知，他還是照舊愛他的花貓。他希望有一天花貓能明瞭他的美意。無奈花貓總不肯見他的面。

不久花貓因爲煩悶抑鬱的緣故，患起病來，而且一日比一日沉重。李先生因爲愛花貓的緣故，便帶牠到一家獸醫院去診治。這時花貓病到不能行走的地步，

自然無法躲避李先生，只好由着李先生擺佈了。但是花貓心中的忿恨不平並未會因着患病的緣故消除多少。

李先生帶着花貓走到半路，忽然想起來現在有一個極好的機會可以使花貓明白他的心，便帶着花貓走到一家皮店去。到了那家皮店的院子裏，便看見院中放着許多木板，板上掛着一塊一塊的皮子，黑的也有，白的也有，花的更多。大塊木板上掛着羊皮，狗皮，小塊木板上掛着貓皮，一時數不清有多少塊。花貓忽然看見這種悽慘可怕的情景，全身的毛不禁都豎立起來，更引起牠悲傷的，就是牠認出來木板上掛的許多貓皮中，有兩塊正是最後失蹤的牠那兩個好友的皮。牠悲痛，牠傷心，牠不忍再多看，牠伏首閉目，牠求牠的主人快些帶牠離開這可怕的地方。

幾分鐘以後，李先生帶着花貓坐在馬車上了。花貓本來已經病重，如今因着皮店中所看見的情形傷心慘目，更加難過起來。李先生卻十分喜歡，因為現在是

他可以向他的花貓解釋他爲牠剪毛的用意的時候了。他便對花貓說，「我親愛的花貓，你知道從前與你一同玩耍的同伴的皮怎麼會到了皮店中麼？原來一到冬天，貓皮的用途很大，便有些窮人到處設法偷貓。偷了去以後便把貓打死，將牠們的皮剝下來，送到皮店裏賣幾個錢。你的那些同伴一個又一個的失了踪，便是都被偷貓的偷了去啊。我剪壞了你的毛，正是爲要保全你的性命。一隻貓的毛被剪得長一塊短一塊，再也賣不到錢，因此偷貓的便不想去偷。假如我那一天不下手剪壞你的毛，你的皮今日也免不了在這裏陳列着啊！」

花貓聽了主人的一番解說，猛然明白過來。牠到今日方纔知道主人剪掉牠的毛不但不是出於惡意，正是出於愛心。牠現在纔醒悟牠的命運不至像牠的同伴一樣悲慘，正是因爲牠那天在主人的剪刀下失去他那美麗的皮毛。牠開始明白不是主人負了牠，乃是牠負了主人。尤其使牠不能不感激涕零的，就是牠那樣誤會主人，離棄主人，向主人發怒，甚至伸爪抓張口咬牠的主人，但主人對牠的愛

卻總未曾改變。主人未曾打牠，未曾餓着牠，就是到了今日病得這樣沉重，主人還是冒着風雪帶着牠到獸醫院去診治。花貓這時纔深覺出來主人的愛真是像天那樣高，像地那樣厚，牠恨自己的淺見無知，牠懊悔不該誤會牠的主人。牠伏在主人的懷裏哭了。

神就是常常這樣待他所愛的孩子們。他毀壞他們的美觀，名譽，財產，事業，健康，家庭，不是出於惡意，乃是出於他極大的愛心。他看見他們因為凡事順利就要走到危險的地步去，便下手毀壞他們所喜愛的一些事物，為要保守他們脫離前面的危險，誰想到他們非但不知道感謝他的美意，反以為他是苦害他們，虐待他們，因此向他發怨言，離棄他，咒詛他，正像那隻花貓對待牠的主人一樣。那位「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的神，並不因他的孩子們誤會他就棄絕他們，他仍是照常愛他們，體恤他們，賜福給他們，如同他們未曾誤會他一樣。不過最困難的就是他要親近他們，他們卻不親近他；他招呼他們，他們卻掩耳遠

避；他想要向他們解釋一下，使他們明白爲甚麼他這樣待他們，他們卻總不肯安靜聽他說話。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的痛苦自然越來越增加，正像那隻愚昧可憐的花貓一樣。如果他們明白神的心，了解神的美意，知道神奪去他們心中所愛的事物，正是爲要保全他們脫離極大的危險，他們將要得着何等大的安慰呢。

到了一切的事都顯明了的時候，我們便可以看出來，神使我們的事業毀壞，財產損失，是爲我們的益處；他使我們失去美好的名譽，甚至受許多人的侮辱，也是爲我們的益處；他奪去我們所愛的子女，還是爲我們的益處；就是他使我們多日病臥在牀，甚至因受傷變成殘廢，仍是爲我們的益處。我們以爲一切的事都順利，纔是我們的好處，他卻看見因着我們諸事順利所招來的危險和損害。他爲使我們免受重大的損害，不得不使我們喪失少許眼前的好處。如果他先和我們商議一下，再作他所要作的，我們一定不允許他作，因此他毅然決然不等到得我們的同意，甚至在我們想不到的時候，就忽然奪去我們所寶愛的事物，正像李先生

在花貓睡覺的時候剪壞了牠的毛一樣。

我們既明白了這個重要的真理，就當完全信靠這位有豐盛的慈愛又有無限的智慧的神。遭遇痛苦，患難，試煉，打擊的時候，無論我們看得出來這些事是與我們有益，或是看不出來，都當完全信靠那愛我們的神，絕不會作錯事，更絕不會害我們。也當記念他的話說，「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後來必明白。」

一九三六，一一，一〇。

魚見食而不見鉤

有一個青年人，因為經營商業失敗，便遭遇了生活上的困苦；家居賦閒了多日，自己想必須謀一條生活的道途。有一天他忽然想起自己所住的地方臨近大河，河內產魚又很多，何不設法捕些魚來賣？縱不能獲大利，但稍有收入也強似坐吃山空。不過結網捕魚，成本既較巨，一人從事又力有不足，不如持竿垂釣，較比起來還算輕而易舉。他既決定了要作這釣魚的事業，於是便到市上買了一根竿，又買了繩繫在竿上，更買了釣鉤繫在繩的一端，也豫備幾件裝魚的器皿，安排好了這一切以後，便要開始作他的事業。

一天的清晨，這初學垂釣的青年漁夫，携了釣魚所用的一切什物，歡歡喜喜的走出他所住的村莊，一直奔向河邊來。那時一輪紅日纔從東方升上來，似乎豫祝他的事業成功；夾岸的綠柳，也好像爲這新學垂釣的漁夫開了歡迎的盛會。他的心中因爲看見這些美麗的景物，又因爲想到前途的利達，也不禁欣喜萬狀。四

面看了一回，便找了一塊河邊的巨石坐下，把他釣魚的用具備妥，然後將竿高高舉起，把繩端的鈎子垂到水裏去。他只定睛望着那繩，因為他知道魚若吞下鈎子，繩必要被牽動，這時便可用力將竿提起，魚就立時被捉獲了。他這樣靜候了許久，繩終是一動也不動。他不耐煩起來，將竿提起，鈎子好好的還在，但那裏有甚麼魚？他忍耐着去試驗第二次，第三次，到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每次將竿提起以後，所得的效果都是相同——除去鈎子以外何嘗有一條魚影。

幾次的試驗都歸失敗以後，他的心中又急躁又驚異。自己想道，這裏本來產魚很多，怎麼我垂鈎這樣長久，竟釣不上一尾來呢？腹中飢了，暫且回到家中去進午飯，今日午前或者是事有湊巧，午後若能多釣一些，也未嘗不可補還午前的損失。誰想一直等到晚間仍是一無所得。他一連三天去垂鈎，從未曾得着一條小魚。到這時他的心已是冰冷了。自嘆時運不佳，命途多舛，經商已然失敗，釣魚又無所得，只好坐待餓斃就是了！可是他不甘心如此，他終是要為生活的緣故奮鬪。

一日他忽然想起鄰村的老漁翁來，那老人本是多年捕魚的熟手。他想他一定可以從這位有捕魚經驗的老人得着釣魚的良法。因此急急前往去訪謁這位老人，恭恭敬敬的向他領教。那老人先問他說：「你釣魚是在甚麼地方呢？」他便從實回答了。老人說：「那地方向來是魚的聚處，按理是不當無魚的。」以後便繼續問他會用甚麼東西釣魚。他回答說：「用竿，用繩，用鈎，還携了裝魚的器皿。」老人再問他還用甚麼。他回答說：「釣魚的器具都齊備了，還用甚麼呢？」老漁夫這時便大笑起來，說：「好一個愚笨的青年人！鈎上沒有食，卻要釣魚，那如何能釣得來？魚喫食物，那有見鈎肯吞喫的呢？不放食物在鈎上，卻希望能釣得魚，你真是愚不可及了！」那青年人忽然覺悟了。他謝了老漁夫，回去豫備了釣魚的食物，再到從前去過的河邊垂釣。那一日得了許多魚，他興高采烈的奔回家中。從此以後，他每日常是釣得滿筐滿簍的魚，他漸漸的富足起來。

釣魚只用鈎不能成功，食物是決少不了的。沒有一尾魚肯去吞鈎子，但是沒

有一尾魚不喫食物。漁夫不用鈎子去釣魚，卻將好喫的食物掛在鈎子上面，使魚只看見食物卻看不見鈎子。那知道當美食方吞到口中的時候，那尖銳的鈎子便立時鈎上牠的鰓，從此牠便成爲漁人的簍中物，廚夫的俎上肉呢？

狡詐的仇敵撒但也是用這種方法敗壞屬神的人。他所用以敗壞信徒的鈎子，就是使他們犯罪，但是沒有一個屬神的人肯去犯罪，因爲他們知道罪惡是那樣的可怕，罪惡已經使他們受過許多苦痛。他們一見罪惡就想拒絕，這樣撒但自然不容易逞他的毒手。但他有最好的方法可以將信徒擄去，他將一切好吃的食物——金錢，名譽，宴樂，玩好，放在他的鈎上。信徒雖然恨罪，但不容易不戀慕這些，追求這些，那知墮落和失敗的根原就伏在這裏呢？

親愛的信徒，世界上的好處羅列在你面前的時候，請你千萬留意撒但的鈎魚鈎。

美麗被狗咬傷了

美麗是張先生獨生的女兒。她是一個很聰明靈巧的孩子。她在春天三月將滿四個生日。她在一個幼稚園裏上學，很得先生和同學的喜愛。

張先生在一個銀行裏任事。他住的房子本是租的，因為房主將房子出賣了的緣故，張先生在二月間得了房主的通告，請他在四月裏遷移。張先生在三月半就尋着一所適宜的房子。在一條叫作口袋胡同的巷子裏。這一條巷是東西的，巷子雖然很長，但是一條死巷；東口通着大街，西面卻沒有出口，正像一條口袋一樣。張先生在三月二十日就遷移到這所新房子裏來居住。

張先生遷移到口袋胡同的第二天，就發現一件他沒有想到的事。原來這口袋胡同東口內門牌一號院內住着一家有錢有勢的人，家中養着兩條大狗，性情非常兇暴，主人既不將這兩條狗鎖起來，又不把牠們關在家裏，卻放任牠們跑到門外，因此時常咬傷附近的小孩，以致有小孩的人家都不敢在這條巷子裏居住。

現在我們不免爲張先生作難了。美麗每天必須到幼稚園上學，口袋胡同西面走不出去，必須走東口，可是東口裏又有這兩條惡狗常常出來咬人，四歲的小女孩子怎麼能敵擋這兩條惡狗的攻擊，不被牠們咬傷呢？

不怕，不怕，張先生早已料到這一層了。他定規每天早晨到銀行裏去的時候，就把美麗帶到幼稚園去。因爲張先生在銀行裏辦公的時候是九點鐘開始，美麗的幼稚園裏也是九點鐘上班，父女二人正好一同離開家。張先生把美麗送到幼稚園以後，自己再到銀行裏去。午間呢，美麗是十一點三刻下班，張先生卻是十二點下班。張先生就叫美麗在幼稚園裏略等十幾分鐘，以後父女一同回家。

或者我們要爲美麗掛心說，一假使張先生帶着美麗走進口袋胡同的時候，兩隻惡狗恰巧一齊出來咬人，張先生如果顧不過來，那不就發生危險了麼？我們若知道張先生的本領就不會這樣過慮了。原來張先生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是最擅長運動的。他在足球場上是一員善戰的健將。他現在雖然在銀行裏作事，

還是常常參加足球比賽。有一次那兩隻有眼不認識人的狗看見張先生帶着美麗走過，跑過來就咬，嚇得美麗大哭起來。張先生一手把美麗抱起，隨着施展他那種踢足球的本領，將右脚一舉，將那隻撲過來的惡狗像踢足球一般踢出一丈多遠去，踢得那隻狗一癱一拐連嚎帶叫的跑回家去。那一隻距離稍遠的狗看見同伴喫了虧，知道張先生不好惹，便也一溜煙似的跑遠了。這兩隻狗受了這一次的教訓以後，見了張先生遠遠的走來便趕快跑回家去。美麗因為有這樣一位孔武有力的爸爸帶着她上學，帶着她回家，便也放心大膽的走路，不再有少許的懼怕了。

美麗有這樣的一位爸爸按理不會再被狗咬傷了罷。誰想到有一天美麗不但被狗咬傷了，而且咬傷得很重，甚至右腿上被咬掉一塊肉，在醫院裏住了三個多星期纔出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一個星期三的午間美麗下了學，同爸爸回家，走在口袋胡同口外還沒有進

口的時候，美麗看見一個賣糖球的在大街的便道旁邊鋪了一塊污穢的藍色布，布上擺了一大堆糖球，紅的，綠的，白的，黃的，好看是真好看，不過污穢的了不得。汽車跑過去揚起街上的塵土來，落在糖球上不少，還有許多蒼蠅聚在上面。張先生會屢次囑咐美麗不可隨意，在街上買不潔淨的食物喫，並且告訴她說，如果她願意喫糖，他可以爲她在糖菓店裏買裝瓶子的糖喫。可是美麗也真奇怪，幾角錢一瓶的上等糖菓不喜歡喫，偏愛買那落滿了塵土和蒼蠅的糖球喫。她知道爸爸不許她買，可是她的嘴饞，總想偷偷摸摸的買一些喫。這天午間她又看見那個賣糖球的在那裏吆喝，她實在熬不住了，但她又怕受爸爸的責備，她聰明得很，她慢慢從爸爸的身旁轉到爸爸的身後，越走越慢，故意和爸爸相離的遠些。張先生已經進了巷口，美麗仍在大街上，她知道爸爸看不見她了，便趕快向賣糖球的買了幾個糖球，放在嘴裏一個，其餘的都放在衣袋中，慢慢的進了巷口。這時爸爸已經快走進家門，心中以爲美麗還隨在自己後邊，卻不知道這個嘴饞的孩子已經離開

爸爸很遠了。

不好了！那兩隻惡狗恰巧這時從家中跑了出來，一眼看見美麗自己走着，便奔過來張口就咬。美麗這時可真嚇壞了！急忙大聲喊叫爸爸。張先生聽見美麗在遠處喊叫，纔曉得她是落在後邊，便急急跑來救護。可憐的美麗在爸爸還沒有跑到以前，她右腿的肉已經被狗咬掉一大塊。及至張先生到來的時候，兩隻狗早已跑遠，美麗已經是痛得在地上亂滾了。

許多基督徒被魔鬼打傷就是這樣的一種經過。魔鬼隨時隨地要傷害神的孩子們。他們沒有一點抵抗他的能力，正如同軟弱的美麗沒有能力抵抗惡狗一樣。使我們最得安慰的就是神的能力遠超過那要害我們的魔鬼。魔鬼不怕我們，但他卻怕那保護我們的父神，正如同那兩隻惡狗怕張先生一樣。只要我們不離開神，魔鬼便總不能加害於我們一絲一毫。不幸許多基督徒因為追求世界上的好處，就如金錢，名譽，友朋，情人，宴樂，嗜欲等等的東西，便漸漸遠離了神。他們知道

神不喜歡他們追求這些，但他們捨不得這些東西，知道神不喜歡他們追求，卻仍想要追求，那只有躲開神，離神遠些了。不是神遠離他們，乃是他們遠離神。就在他們遠離神的時候，那兇惡如同吼叫的獅子一般的魔鬼便來吞喫他們，打傷他們，如同惡狗咬傷了美麗一樣。

也許有人想神待他的孩子們太殘酷了。這個也不叫喫，那個也不許買，不信的人所享受的快樂好處，信的人都不可享受，這樣作神的孩子不是一件太可憐的事了麼？神不許他的孩子們追求世上的好處，不是要剝奪他們的快樂，正是爲要拯救他們脫離許多他們意想不到的危險。張先生不許美麗買糖球喫，並不是苦待她，正是爲她的好處，怕她喫了那污穢的糖球患傳染病。神不許他的孩子們追求世上的好處，也是怕他們因此受害。張先生給美麗所買幾角錢一瓶的糖菓，遠超過美麗所愛喫的糖球，神給他的孩子們所豫備屬靈的福氣也遠超過世上一切罪惡中的好處，不愛喫幾角錢一瓶的糖菓，單愛喫污穢不堪傳染疾病一

分錢兩塊的糖球，美麗的無知正可作許多基督徒的寫照。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可以醒悟了罷。無論魔鬼怎樣兇惡，只要我們不遠離神，他便絲毫不能害我們。只要我們不貪愛世界和世界的好處，我們便總不至也不敢遠離神。魔鬼不足怕，所怕的就是我們自己因為愛世界以致遠離神。美麗因為買糖球喫腿被惡狗咬破；許多聖徒因為愛戀世界已經被魔鬼打傷；閱者，請你小心一些你自己罷！

一九三七，六，九。

王恩與張義

王恩與張義同在省垣一個師範學校肄業。張義的父親早已去世，家中只有老母與兩個弱妹。只因他家裏有些積蓄，又有些田產，所以頗可算是一個富家。張義雖然生在富家，卻絲毫沒有紈袴子弟的惡習，並且很慷慨好義。王恩家境很平常，雖不至凍餒，但也沒有富餘。他們兩個人是一同考進這個師範學校的。入學後，又是住在一個宿舍裏，因此漸漸的就作了朋友。王恩天資雖然很好，可惜好與壞人交遊，所以很染了一些壞習慣與嗜好。張義勸過他不曉得有多少次，王恩表面雖然也很聽勸，暗中卻是常背着他的好友去飲酒，觀劇，賭博，日久竟負了許多債務。自己家中既沒有錢可以還債，又不敢使張義知道，所以十分爲難。王恩的賭友中有一個匪人，常作些盜劫的案件，得了錢就去聚賭。王恩很從這位賭友得過一些接濟。這次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又到這位賭友那裏去告貸。這位賭友明明告訴王恩說，他手中現在錢是沒有，搶來的東西卻有不少，可惜無法出賣，並且他對王

恩說，如果王恩能將這些贓物賣出去，得錢可以二人均分。王恩本來正在愁得無路可走，聽了這番話，忽然異想天開，心中思想同學這樣許多人，賣些贓物豈不是很容易，便滿口應允下來。墮落的王恩從此自蹈危險了。

一年多以後，省會警察廳捉着一夥強盜，拷問之下，供出王恩是代銷贓物的。來了一隊警察，一直到王恩的寓所，把他捉了去。王恩到警察廳以後，自知不能隱藏，便一一招認了。代匪銷贓本就擔着很大的罪，偏巧又遇見土匪中有一個人與王恩有隙，一口咬住了他，說他也曾在夥。王恩有口也分不清，他這時真是危險極了。張義得了這個信息，立時努力奔走，營救他的朋友。王恩一連在押三個多月，張義從始至終，在各方面爲他設法運動，以致爲此將他家中的積蓄都花淨，此外尙賣了許多田產，費了許多力量，竟將王恩營救出。王恩出了監以後，對他的好友張義自是萬分感謝。但是經過這次事故，不好在此久留，定規要到京中找一些事作。在他臨行的時候，張義又贈送了他一些錢，並且設宴爲他餞別，臨行還親自送

他到車站，切切勸囑他以後在外做人不要再照從前的樣子放蕩取禍。王恩這時見好友張義待自己可算仁至義盡，不禁感激涕零。汽笛一聲，兩個人於是分別了。

王恩自從去後來過兩次信，說到京中後在親戚家中住着，尙未尋着可作的事，以後便不再有信來。張義去了幾封信，都退了回來，也不知道王恩遷到甚麼地方去。自從王恩去後不到半年，張義的老母與兩個妹妹相繼逝世，張義自己又生了一場大病。經過這些變故，張義竟將營救王恩剩下的一些產業變賣淨盡。到病好了以後，已經是囊空如洗，無法圖存。幸好他有一個本族叔父，在京中國務總理宅中當廚役，寫信叫張義去，代他找到一個位置，在財政總長宅中聽差。張義本有師範學校的程度，現今竟流落到當聽差的景況中，總算很可憐了。不過他生性忠直坦白，心想雖作聽差，但是憑着力量掙飯喫，也不是可恥的事。所以雖作了僕役，他卻仍怡然自若。

光陰流水一般的過去了。張義到某財政總長家已經有半年多。一日晚間某

財政總長因爲某項借款待用甚急，特在自己私宅宴請京中銀行界要人，接洽借款問題。日暮以後，某財政總長的門前，車龍水馬忙個不了。赴宴的除了京中銀行界的要人以外，尚有財政部中幾位重要部員作陪。客人陸續來到以後，聽差的進上茶來。當張義正在進茶的時候，猛抬頭看見一位身穿狐裘的尊客，覺得非常眼熟，略一回憶，方想起正是數載未晤的老友王恩，不過又不敢冒昧相認，只好開口問了一句，「這位客人可是王先生麼？」這位尊客在張義未發言以前，已經看見了他，早已低下頭去，裝作沒有看見的樣子。猛聽張義一問，立刻面紅耳熱，勉強回答了一句，「你在這裏當差哪？」張義見了這種情形，心中已經明白了一貴人怎好在人前同聽差的講話」的秘密，便乘機走出去了。

閱者可知道王恩怎麼會到這裏來了呢？原來王恩自從到京後，就閒居無聊。一日散步到大街上，看見廣告牌上貼着銀行簿記招生的廣告，心想何不去投考一下。這類學校本是交費就入，不限程度的。王恩手中有的是好友張義餽送的錢，

便一直在那個學校上了六個月學，畢業以後被薦到某銀行去練習，王恩本是善於鑽營諂媚的人，不幾個月竟將某銀行的經理哄得樂不可支，對於王恩竟破格錄用。於是王恩便一越而爲行中高級行員，在經理手下他可算是第一紅人。於是洋房也住上了，狐裘也穿上了，汽車也坐上了。這次財政總長宴客接洽借款問題，經理因爲有事出京，特委王恩代表出席。這便是王恩在京數年的略史。

我們現在再回來說那天晚間的事。張義進上茶走出去以後，某財政總長與衆客談些閒話，方纔張義對王恩說的話，正被某總長聽見，無意中問了王恩一句：「舍下這個聽差的怎麼認識閣下啊？」王恩聽了這一句話，心中略一躊躇，已往的事都一一湧上心頭，覺得好友張義待自己的恩情真是天高地厚。可是現今自己已是銀行界要人了，張義呢，給人作聽差的，不用說自己已往的事提起來丟人，就是承認與張義是同學，都是大傷顏面的事。想到這裏便把心一硬，開口回答某總長說：「他早先在舍下當過聽差的。」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恰巧張義正走在門外，

將這句話聽得很真，心中不禁充滿忿怒。本想走進屋去，同這個忘恩負義的王恩分個青紅皂白。再一想這樣作又有甚麼好處，好在我早先救他也不爲盼望得他的報答。張義想到這裏，便抱了一種「忍氣吞聲禍自消」的主義，竟將這事忍了過去。

夜深了，席散了，借款的問題已經接洽得略有眉目，尊貴富足的客人漸漸的都告辭散去，最後只留下王恩一個人。原來王恩在宴會的時候，心中發生了一種思想，使他大感不安。他心裏想張義留在這裏真是不妥。假使不幸這位總長從他口中聽得我從前的事蹟，以後我還有甚麼臉見人。左思右想，忽然心生一計。想一想這樣作去雖然未免太覺狠毒，不過爲要保全自己的顏面，也就不惜喪了良心。席散客去，獨有王恩留在末後，就是要施行他的毒計。待客人都散去以後，王恩便對某總長說：「兄弟心中有一句話，本來想不說；又想不說似乎對不起朋友。府上這位姓張的聽差，早先曾與匪人有過聯絡。府上用他聽差，恐怕不大妥當，請總長

斟酌一下，不過請不要使他知道這事是兄弟說的，兄弟就此告辭了。」

王恩去了以後，某總長不禁恐懼起來，心想這個聽差的既然與匪人有過聯絡，留在家中真是個禍根。越想越覺可怕。次日早晨把張義叫來，給他兩個月的工錢，叫他快些走去。張義一時摸不着頭腦，自然要問個明白。某總長被他追問得厭煩了，便負氣對他說：「昨日客人中有一位知道你的底細，聽他說你從前的品行不端，故此我這裏不能再用你。」張義聽了這些，又想起昨晚王恩所說的話，與王恩的態度，心中已經明白了八九分。滿懷的痛苦忿怒一時竟無法宣洩，不覺大聲呼喊說：「忘恩負義的王恩哪！喪盡天良的王恩哪！爲了救你的性命，我耗盡我的錢財與家產；爲了救你的性命，我今日方當了聽差的，稍有良心的話，你應當怎樣感激圖報，萬不料你今日非但不認我是你的恩人，反倒爲你自己的顏面，捏造謊言陷害我！天哪！天哪！……」張義喊到這裏，神經受的激刺太劇烈，一口氣不接，竟氣死在某總長的宅中。

今日的教會中可有多少像王恩一樣的人呢？主耶穌爲罪人死，爲使他們因他可以得生。許多人聽見了福音，作了基督徒，得了神的許多恩惠；漸漸的境遇好了，金錢多了，越來離主反倒越遠。一入到社會裏去，遇見許多抵擋基督的人反對，逼迫辱罵攻擊基督與他的門徒；這些作基督的門徒的人非但不知放膽爲主作見證，述說主待他們的深恩與厚愛，反倒不承認耶穌是他們的救主。還有比這更可惡的，就是一些作過基督徒的人，在這背道的世界中，爲自己的利益地盤，尊榮，顏面，竟起來與主耶穌爲敵，不惜效法加略人猶大賣了主，好得一些金錢與名譽。這種喪盡天良的基督徒到處都可以尋見。

閱者中間或者不至有賣主求榮像王恩一樣的人，但是你可敢在那些敵擋基督的人面前放膽無懼，以言以行承認你是基督的門徒，他是你的救主麼？你可敢在不信的人面前拒絕不去作一切違背主命的事麼？你可敢在不信的人面前勇敢遵行神的旨意麼？你可敢在不信的人面前毫無隱諱的承認你是基督的門徒麼？

徒麼？你可敢在這淫亂邪惡的世界上不將主耶穌和他的道當作可恥的麼？你若不敢這樣作，容我告訴你一句話：

你看見了那忘恩負義的王恩了麼？你就是那人。你現在當聽主耶穌的話：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太十章三十二、三十三節。

「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裏，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可八章三十八節。

一九二九，一一，二七。

一位改變了的護士

劉小姐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且是一個身體最強健的人。她除了不到一歲的時候生過一次病以外，再沒有生過第二次的病。她在一個醫院附設的護士學校裏畢業以後，一直就留在那個醫院裏作護士。劉小姐因為愛主的緣故，定意將自己完全獻給主，為主在醫院裏作工。她想盡她的力量用愛心服事病人，使病人因着她得着身體和心靈上的幫助。不過有一件最使她難忍受的事，就是她所遇見的病人大多數都是極難對付的。

一次劉小姐看夜班，一大間病房裏別的病人都睡了，只有兩個身上生瘡的病人不住的呻吟呼叫。劉小姐因為顧全其他病人的緣故，走過去請他們不要作聲，免得驚擾別人不得睡覺。誰知道他們安靜了兩三分鐘以後，又呻吟呼叫起來。劉小姐覺得這兩個人真可惡，怎麼這樣沒有公德心。她走過去再很和平的告訴他們，應當想到別人都在睡覺，不可任意發聲攪擾別人。兩個病人又安靜下來。但

過了不久，他們又開始呻吟呼喊了。這次劉小姐實在不能再忍耐下去。她想這兩個病人真是太不講理了。屢次禁止他們出聲，他們總是安靜幾分鐘，以後便又呻吟呼叫起來。她怪責他們怎麼這樣不肯忍痛。她想無論怎樣痛苦難過，忍着一些也就漸漸睡着了。她沒有患過病，生過瘡，她不能明白一個人患病生瘡的時候是怎樣痛苦。她想得太容易了。因為這個緣故，她不能諒解他們的情形，她以為他們太可恨，她忍不住向他們發起氣來。這一夜她同兩個病人都弄得十分不快活。

又有一次劉小姐看護一位患病的婦人。這個婦人體溫熱到法氏表一百零三度到一百零四度之間。劉小姐知道一個病人發熱到這種地步是需要多飲水的。她便取來一大杯冷水，叫那個病人喝下。病人喝了半口，便把杯子放下，不肯再喝。劉小姐一定叫她喝，她一定不肯喝。劉小姐這時可真急了。她想這並不是苦藥，為甚麼這個婦人這樣堅決不肯喝。她想如果她自己發熱到這種地步一定乾渴得很，就是有這樣三杯四杯冷水，也會不待人催，便自己喝下去。如今她舉着杯子

候着這個病人喝，病人卻這樣執意不喝，這個病人真是太不知好歹。她想到這裏，不禁大聲叱責這個患病的婦人。患病的婦人受了這種待遇，心中難過至極，竟放聲大哭起來。劉小姐看見這種景况，心中真是苦痛得無法形容。

劉小姐本來想盡力幫助那些病人，不料大多數的病人都是這樣難服事。劉小姐愛病人，病人卻恨惡劉小姐。他們談起話來，總是對劉小姐表示不滿意。雖然在事實上其他的護士都遠不及劉小姐有愛心，但病人卻都覺得劉小姐比任何護士都可恨。

一年的夏天劉小姐不幸患病了。劉小姐的右耳裏面生了一個小瘡，痛得她黑夜白日都不能睡覺。瘡生得最重的兩三天內，她晝夜不住的呻吟呼叫。總需要一個人用熱手巾放在她的耳朵上。看護她的人夜間因為疲乏稍去休息一下，她就痛得喊叫起來。這種苦痛的經驗繼續了好幾日之久，直到她耳中的瘡流出膿來，纔逐漸減輕下來。她在這次病中嘗着了她一生所未會嘗過的疼痛的滋味。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劉小姐的耳病纔痊愈，不料又染了別的病，發起熱來。起初不過只有法氏表九十九度多，兩三日後劉小姐的體溫逐漸升高，到了第四日，竟發熱到一百零三度半。劉小姐的頭痛得難忍，口中苦得像含着苦藥一般。她一點不思飲食，她雖然很清楚的知道發熱的時候必須多喝水，無奈水到口中比藥還難下嚥。平日她能一氣喝下三大杯冷水，現在卻連三口水也不能喝了。她在這時候才明白發熱的滋味。她開始覺悟她待病人的錯處。她恨她自己不該那樣疾言厲色的勉強病人喝水。她明白發熱的病人不肯喝水並不是因為故意同她作難，乃是因為喝不下去的緣故。她這時不再覺得那些病人可恨，她只覺得她自己虧負那些病人。

劉小姐這次患的病真不輕，一直躺臥在病牀上一個多月纔好起來。病好以後，劉小姐照常上班服事病人，希奇得很！凡劉小姐看護的病人都覺得劉小姐良善可愛。他們都說劉小姐對待病人真是體貼入微。有幾個久住這個病院的病人

都覺得劉小姐病後與從前相比幾乎完全是兩個人。從前她們都怕看見她，現今她們卻都願意見她的面，願意她來照顧她們。她們希奇劉小姐怎樣竟會與從前大不相同。劉小姐自己並不覺得與從前有甚麼不同。她只覺得別人對她的態度都改變了。此外還有一件事使她希奇，就是自從她病好以後，凡來住院的病人都好像以前的那些病人難對付。就連從前住院到現在還未出院的幾個病人也似乎與從前大不相同了。她們不像從前那樣不知好歹，不像從前那樣可恨。她們不再惹她的氣。雙方面弄得都不快活的景況現在都沒有了。劉小姐不明白爲甚麼在她患病的這一個多月中一切的病人全改變了性情。

一日劉小姐同她的一位同事談話，把她心中不明白的事說給她的同事聽。她問她的同事究竟在她患病的時候醫院中發生了甚麼事。她急想明白爲甚麼那幾個從前極不容易服事的病人現在這樣容易對付。她又願意知道爲甚麼近日來住醫院的病人大多數都是性情溫和的。她說出了這些問題，希望從她的

同事口中聽得一些理由。

「不是病人改變，是你改變了啊！」她的同事回答她說，「從前你因為身體健強，從來不會患病，所以你不了解病人的苦痛和需要，你不知道病人患病的時候是怎樣的痛苦難過，你照對待好人的方法對待病人，你叫病人像健全的人那樣安睡，那樣喝水，那樣喫飯，他們不能照你所說的去作，你便怪責他們，惱怒他們。他們在病中本來就艱難過的了，再加上你這樣對待他們，怎能叫他們不同你爭吵，不恨惡你呢？我知道你真是用愛心對待病人，不過因為你沒有生過病，你不知道人在病中的滋味，所以你雖然有愛心，仍是不能幫助病人。現在你因為患過了兩次病，嘗過了病中的苦味，了解了人在病中的景况，所以你不再照從前的樣子待他們，卻是忍耐他們，體恤他們。他們因為你善待他們，體恤他們，自然對你的態度也就改變了。你從前只有愛心，卻沒有患病的經驗，所以動輒得咎。現在你從兩次患病的經驗中所學習的功課較比在護士學校裏幾年所學習的課程更有用。

啊。」

許多聖徒不也是這樣麼？他們真是有愛心，真是願意幫助一切受苦的人。無奈他們因爲自己沒有受過甚麼苦，所以不了解別人在受苦的時候所感的苦痛和他們所有的需要。他們真是竭力去幫助人，結果很少的人得到他們的幫助。有時那些受他們幫助的人因爲受了他們那種不合需要的幫助弄得比以前更苦。神看見這些聖徒的愛心，神願意用他們去幫助受苦的人。神更知道他們必須先有了受苦的經驗，然後纔會幫助受苦的人，所以他便將他們放在苦難當中，使他們明白受苦的景况，使他們嘗着受苦的滋味，同時他又安慰他們，拯救他們，賜恩惠力量給他們，這樣，他們便可以在受苦以後了解受苦的人的景况，而且知道怎樣幫助一切受苦的人了。劉小姐自己不生過病，無論她怎樣有愛心，她總不會服事病人到好處；聖徒自己不受過苦，無論他們怎樣有愛心，他們也總不會使受苦的人得着他們極多的幫助與安慰。神使愛他的人經過艱難，試煉，憂患，苦痛，總是

有他極好的目的，這就是他那些目的當中的一個啊。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們受患難呢，是爲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我們得安慰呢，也是爲叫你們得安慰，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林後一章三至七節。

親愛的聖徒，如果你願意多幫助受苦的人，多會服事他們，安慰他們，請你不要逃避神所叫你受的那種苦難的教育。在受苦的時候不要發怨言，更不要灰心失望，倒要歡歡喜喜的忍耐順服，安靜等候，接受神在苦難中所賜給你的恩惠和安慰，好使你在經過苦難以後，成爲一個會幫助人安慰人的人。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受苦

相傳古時在某處有一位智慧人，最能幫助遭遇困苦患難的人，因此很受全國人的敬愛。一次有一個婦人喪了她所最愛的一個孩子，因此心中苦痛到極點。她想神爲甚麼竟這樣苦待她，別人家的孩子都健壯存在，惟獨她的孩子忽然間被奪了去。她越思想越覺痛苦。她聽見鄰舍家中孩子們的歌聲，或在路上看見別人家的小孩子們戲耍，使咒詛神，怨恨神不公。她心中充滿了怨恨和忿怒。最愛的小孩死，去固然是她最感覺痛苦的事，但比這事更使她難過的就是她不明白爲甚麼別人家中一個孩子都不死，惟獨她的孩子竟死去。她聽說那位智慧人最能幫助受苦的人，她便不辭辛苦跋涉了長途去見他，向他求幫助。

「先生，我不明白神爲甚麼待我這樣殘酷。別人家的小孩子們一個一個都健壯存在，惟獨我的孩子竟被奪了去。我覺得我真是世界上最痛苦可憐的人！我聽說你很能幫助受苦的人，所以我特意來向你求幫助。親愛的先生，你能爲我作

甚麼事麼？」婦人對智慧人這樣說。

「我能叫你的孩子復活。」智慧人這樣回答了。

這可憐的婦人聽了這句話又歡喜，又驚奇。歡喜是因為聽說死了的孩子竟能復活，驚奇是因為他未曾料到智慧人竟有這樣大的權柄。

「你用甚麼方法叫他復活呢？」婦人問。

「你去到七個人家，向每家借一件小孩子的衣服，然後將這七件衣服都蓋在你那死了的孩子身上，他便可以復活。」智慧人回答說。

婦人歡喜得很，謝了智慧人便要走。

「慢一些走，還有一件要緊的事對你說。你去借小孩子衣服的時候，務必要打聽明白那家是否死過小孩子。如果那家也死過小孩子，就不必向那家借了。因為這七件衣服必須從七個從來未曾死過小孩子的人家借來，然後方能有效。」智慧人這樣注意的叮囑婦人。

婦人離了智慧人的家，便到一家近鄰去借小孩子的衣服。衣服是借到了，及至婦人問那家是否死過小孩子以後，她便大大的失望，因為那家也會死過小孩子。自然那家所借的衣服是沒有用了。她很高興的將所借的小孩子的衣服當時還給那家的人，便走去了。

「借一件小孩子的衣服用一用，可以麼？」婦人到第二家中的時候這樣問。

「可以。」那家的主婦這樣回答。

「你們家中死過小孩子沒有呢？」

「七年之內死過四個。」

婦人又感到一次失望，不借衣服便走去了。

「借一件小孩子的衣服用，可以麼？」婦人在第三家中又這樣問了。

「不用借，這幾件小衣服都送給你好。」那家的男人手裏拿着幾件小孩子的衣服這樣回答。

「你們的小孩子不穿麼？」

「咳！還說呢！我們只有兩個小孩，大的前年死了，小的去年也死了，現在一個孩子都沒有，不但衣服沒有人穿，我們看見這些衣服就不免傷心，索性都送給人，還少感受一些煩惱。」

婦人這時不爲自己難過，倒爲這一家悲哀起來。她想，我幾個孩子中只死了一個，心中就這樣難過。這一家只有兩個孩子，卻都死了，這更是怎樣淒慘呢？她的心境這時與以前大不相同了。她爲自己悲傷的心情現在減輕了許多。她走出這一家到第四家去借小孩子的衣服。

「你們家中死過小孩子沒有？」她這次改變了她的問法。

這個問題引起了這家夫婦二人的傷心，因爲他們三天以前纔葬埋了一個死了的孩子。他們告訴她說他們的心是怎樣因爲失去他們的小孩子以致傷痛，又告訴她說，他們幾年前生了一個小孩子是一個癡子，到現在已經五歲多，還是

不懂人事，不會說一句整話。前年又生了一個小孩子，幸好很聰明活潑。誰想到癡子好好的活着，聰明活潑的孩子前幾天竟患病死了呢。這家夫婦二人一面述說他們所遭遇的苦境，一面淚下如雨的大哭起來。

婦人聽了這段悲慘的談話，心境更改變了。她開始明白不是只有她一個人死了孩子。不但這樣，別人家中所遭遇的比她所遭遇的更淒慘。她覺悟以前那樣怨恨神，咒詛神，真是無知到極點。她這時不再爲自己悲哀，卻對那些比自己更苦的鄰舍表起同情來。她不再想叫她的孩子復活了。

許多聖徒在受苦難的時候也是常有這個婦人所有的錯誤的觀念。他們在受苦的時候所最難忍受的並不是苦難的本身，乃是他們以爲別人都沒有苦難，獨有他們自己受這種苦難。這種思想所加給他們的痛苦實在比苦難的本身所加給他們的痛苦更重。其實有幾個聖徒在這個撒但掌權的世界上不遭遇苦難呢，不過他們未曾使別人知道就是了。請想誰有苦難能到處向人述說呢。各人有

各人的事工，誰有閒工夫能到處向人述說自己的苦難。述說以後又有甚麼用處。你自己遭遇苦難是不是見一個人就從頭至尾述說一遍呢？你肯不肯這樣作？你能不能這樣作？你這樣作有沒有甚麼用處？你知道許多時候向人述說自己所遭遇的患難，非但不能從人得着甚麼同情和安慰，甚至惹出別人的誤會和批評，使你受的苦痛更大。因此你寧可自己流淚自己嚥下去，不求別人為你擦拭一下。別人何嘗不是這樣呢。因此你以為別人沒有苦難，並不是他們沒有，不過是你不知道罷了。你所受的苦也許本來只有三分重，但因為你想別人沒有苦難，只有你一個人受苦，你便覺得這種苦難有七分重了。三分苦難是實際有的，四分苦難是你自己心中造出來的。

神知道我們這種弱點，所以他藉着他的僕人教訓我們說，「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徧地遊行，尋找可吞喫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你們

在世上的衆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彼前五章七至十節。

在這一段經文中神教訓我們怎樣應付我們所遇見的苦難。第一是「將你們一切的憂慮卸給神。」第二是「用堅固的信心抵擋魔鬼。」神又應許我們在暫受苦難之後「要親自成全我們，堅固我們，賜力量給我們。」在這些教訓和應許之外，他又告訴我們一件極能安慰我們的事實——「你們在世上的衆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一九三八，三，七。

還等消防警察麼？

八歲的小雅各同着父親走在馬路上的時候，聽見身後邊遠遠的汽車喇叭響得很急，還夾雜着撞鐘的聲音。父親趕快帶着雅各躲在馬路的邊上。這時一輛大汽車已經駛近他們的身旁，一眨眼間已經像箭一般的開過去了。這不是一輛普通的汽車，乃是一輛特別大的汽車，週身漆着紅色。車的中央有一架梯子，車的前面有一隻小的銅鐘，駛行的時候噹噹的撞着。車的兩旁站着十幾名好像警察樣子的人，各人頭上都戴着閃閃發光的銅盔，身上披着半截雨衣。其中有的身上帶着斧子，也有的背上背着長柄的鉤子。除了這幾樣事以外，車上還有甚麼東西，因為車駛行的太快，雅各未能十分看得清楚。不過就是這幾樣已經足以引起雅各的注意。車已經駛得看不見了，雅各還呆呆的站在那裏，因為他看見這樣的汽車今天還是第一次呢。

小雅各同着父親再往前走的時候便發問題了。

「爸爸，這是甚麼車？車上這些戴銅帽子披着雨衣的人都是作甚麼的？」雅各這樣問着父親。

「這是警察局消防隊的消防汽車，車上那些人是消防警察，」父親回答雅各說。

「消防警察是作甚麼的？」

「是救火的。」

「甚麼叫作救火啊？」

「救火就是有人家中因爲不小心把房子燒着了，大家趕快用水把火潑滅，免得越來燒的房子越多。」

「消防警察的責任就是專管救火麼？」

「是的。」

「他們爲甚麼戴銅帽子呢？」

「第一是防備有火落在頭上，可以燒不着頭，第二是防備水從上面流下來便可以順着帽沿流到地上，不至將頭淋濕。」

「不下雨他們爲甚麼穿雨衣呢？」

「那是防備他們用水管向高處射水的時候流到身上，不至於把衣服都弄濕了。」

「他們身上帶的斧子和鉤子是作甚麼的呢？」

「那是爲在救火的時候如果潑不滅火，就快些將旁邊的房子拆毀，免得火燒着別的房子用的。」

「車上的梯子是作甚麼用的呢？」

「那是爲登高用的。」

雅各與父親一面走一面談，不多時已經回到家中，他很歡喜今天又多看見聽見一些新的事情，那天夜裏作夢的時候，雅各還看見一次消防隊的汽車呢。

一個秋天的晚間，雅各的父親和母親一同到朋友家去喫晚飯，臨走的時候囑咐雅各好好的豫備明天的功課。雅各滿口答應下來。父親母親走去以後，雅各就在牀旁邊放了一張小桌子，桌子上放了一盞煤油燈，雅各坐在牀沿上就着燈光讀書。

一課國文還沒有念完，家裏的小貓跑來同雅各玩耍。雅各一向很喜歡小貓，一見小貓跑來便把書放下同小貓玩起來。小貓在牀上桌上跳來跳去，一下子竟把煤油燈跳翻到牀上，煤油流到棉被上，火又燃着煤油，霎時間火焰飛騰，棉被已是燒着了。雅各見惹了禍，便三步兩步跑到院中，拿起一個盆，舀了一盆水，想去潑到牀上。就在這個時候他忽然想起消防警察是專管救火的，便放下水盆，三步兩步跑到大門外，去找消防警察。

難問題發生了，雅各只知道城內有消防警察，但消防警察住在那裏他卻不知道。他只好跑到大街上，迎着一個走路的人便問說：「先生，消防警察在那裏住？」

那個走路的人連理也沒有理他，便走去了。雅各又跑了一段路，遇見一個荷槍站崗的警察，便趕快跑過去，向那個警察行了了一個舉手禮，問道：「請告訴我，消防警察在那裏？」那個警察聽見這個小孩子打聽消防警察，便問他說：「你找消防警察作甚麼呢？」雅各說：「你不必管，請你告訴我他們在那裏住好了。」警察告訴了他，他便照着方向跑去。轉了兩個灣，又走了一條大街，果然看見路東一個大門，門上掛着一面木牌，上面寫着「警察局消防隊」。門前站着兩名頭戴銅盔身穿雨衣的消防警察，正與雅各那天同父親在街上看見的一樣。雅各急速跑上前去對他們說：「請你們趕快去罷，我們家中失火了。」門前站崗的消防警察趕快跑進去報告隊長。隊長一聽見報告，趕快將雅各叫進來問明了地址，便召集隊衆登上消防汽車，火速開往雅各家中。一到那裏便指揮衆人接上水龍，噴水施救。從牀上棉被燒着，到雅各把消防警察找到家中，已經有半個多鐘頭。這三四十分鐘的時間房子已經燒着了兩間。經過消防警察竭力施救，過了一個多鐘頭，火纔完全

熄滅，但雅各家中所住的四間房子就剩下一間沒有損壞，還有半間已經拆得破爛不堪。那兩間半只剩下一些燒焦的木炭和一大堆碎磚爛瓦。

火勢熄了，消防警察已經乘着汽車回隊，只留下兩個人看守火場。這時候雅各的父母從朋友家中回來，一看見自己家中的房屋已經燒到這種樣子，急忙向雅各訊問失火的經過。雅各便向他們娓娓述說小貓如何跳翻了煤油燈，牀上的棉被如何燒着，他如何去找消防警察來救火。父親聽了這種經過，不禁暴跳着責備雅各說：「你這可惡的孩子！留你在家裏還能惹出這樣的大禍來，真真可氣！屋子門外就有水缸，火纔燒着棉被的時候，舀兩盆水便可以潑滅了，何至叫他燒到這種地步啊！」

雅各聽了十分不服，振振有辭的質問父親說：「爸爸，那天我們在街上看見消防汽車的時候，你不是告訴我，消防警察是專管救火的麼？今天我們家裏失了火，我本想要舀水去潑，忽然想起來你會告訴我消防警察專管救火，因此我一

分鐘沒有停留，就趕快去找來消防警察，把火撲滅了。你怎麼反倒責備我呢？」

閱者看到這裏必定都笑雅各的愚蠢。消防警察固然是專管救火的，他們很明白救火的方法。他們救火比別的人救得快，救得好，但自己家中失了火的時候，自己當趕快下手施救，自己救不了的時候再找消防警察，纔合乎理。若是因爲有專管救火的消防警察在城裏，便自己甚麼也不作，只等着消防警察來救火，這真是愚不可及了。其實這種愚蠢的人豈止一個八歲的小雅各呢！比雅各的歲數大兩倍，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七倍的人像雅各一樣的豈在少數呢？許多基督徒自己信了主，得了救，但是他們家中的人和他們的親友還未會信主，總沒有看見他們對這些人傳揚福音，領這些人到主面前來，如果有人勸他們去作這事，他們便說，「我們一兩天內就去找傳道的人對他們講道，領他們信主。」如果你再勸他們自己去作這工，他們便告訴你說，「那是傳道的人當作的工，我們不是傳道的人，我們不能作這事。」請問這種行爲與雅各所作的有多少分別呢？

不錯，真實傳道的人有傳道的知識和經驗。他們作傳道的事工比普通的信徒作得更好，如同消防警察比普通入更會救火一般。但未曾聽過福音的人那樣多，傳道的人這樣少，如果信徒不個個負起傳福音的責任來，只等傳道的人去作工，那要等到甚麼時候纔能叫這麼多的人都聽見救恩的福音呢？不但如此，你自己家中的人還未曾信主，他們整日在罪惡和黑暗當中生活，那樣危險，那樣可憐，你看着就能不發一句話勸告他們，不伸一隻手幫助他們，你的心真算毅殘忍的了。這樣的人還配稱爲耶穌的門徒麼？我不是說，你不可找傳道的人幫助他們。如果你能找得着傳道的人去幫助他們，那真是極好無比，但你總不可放棄你的本分。未曾信主的人是那樣多，真實傳道的人是那樣少，縱使把傳道的人都累得病臥在牀上，他們也顧不到這樣許多的人。何況有許多工是你能作，傳道的人卻作不來的呢。你的家人親友的景况和需要是你清楚知道，傳道的人卻一點不知道的。他們對於傳道的人有許多誤會和猜疑，但對你卻沒有。他們輕看或畏懼傳道

的人，但他們不輕看，也不畏懼你。在這種情形中，一個傳道的人到他們那裏去，也許一點作不了甚麼，但你卻能在他們中間作許多的工。如果你不作工，只想去找傳道的人來作，不用說沒有那樣許多傳道的人，就是那樣許多，又焉能希望有多少效果呢。

自然我們各人所得的恩賜不一樣，不是人人都能對人講道或對人談道，但那有何妨呢。能作甚麼的就作甚麼，能講道的就講道，能與人談道的就談道，不能作這些事工的就爲傳道的人和聽道的人代禱，或是領人到聚會的地方聽道，或是將佈道的單張和書籍分送給親友。除去這些事工以外，還有一樣極重要的事，是每一個作主門徒的人應當作，而且是能作的，就是一回家去，到你的親屬那裏，將主爲你所作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們。——可五章十九節。只要一個人真實得了主的救恩，他就沒有理由可以說他不能作這件事，他也沒有權柄可以說他不當作這件事。除此以外，他更要藉着悔改的生活與聖潔的

品行，證明他所作的見證是真實的。我不是說，每一個信徒如果都這樣作，世界的人不久都要歸主。在我們的主沒有回來以前，先世界是不會歸主的。但如果每一個屬主的人都能這樣作，我確信神的道一定要大大的被傳開，神的名一定要大大的得榮耀，歸主的人一定要比現在大大的增加，就是那些不信的人將來到了審判台前也必沒有話可以控告我們信主的人了。

親愛的聖徒啊，你今日明白你的責任了麼？

一九三七，一二，二一。

還是嚇死的多

有一天巴格達城的一位官長往遠處旅行，在路上遇見瘟疫很急忙的向着他所住的城走去。他知道瘟疫這一次一定又是要到甚麼地方去殺人，他不禁有些戰懼起來。

「你今日這樣忙，是要到甚麼地方去啊？」他這樣問瘟疫說。

「我今日要趕到巴格達城，三天之內，我必須取五千個人的性命。」瘟疫回答了這兩句話，便快快的走了。

半個月以後這位官長由遠處回來，發現他的城裏死了五萬人。他氣忿忿的咒詛瘟疫欺騙了他。

兩個月後他又在路上遇見了瘟疫。他毫不留情的責備瘟疫不該失信食言，說去殺五千人卻殺了五萬人。

「我實在只殺了五千人，連一個都不多。其餘死去的四萬五千人都是嚇死

的啊。」

這個小寓言不是極有意思麼。染瘟疫死的不過五千人，因為怕染瘟疫以致嚇死的卻有四萬五千人。豈但瘟疫流行的時候是這樣呢？就是在平常的日子，不是也有這種情形麼？許多人聽見甚麼危險禍患便懼怕戰兢，還有人因為看見別人遭遇不幸的事便恐怕這事也臨到自己身上以致驚慌失措，又有人設想有甚麼可怕的事也許要來到以致憂慮愁煩，因着他們這樣疑慮懼怕，所以心中充滿了痛苦煩惱，身體的健康連帶着也受了損害，還有的人因為設法逃避這些理想中的危險，倒惹出實際的禍患來。巴格達城中所死的五萬人中只有十分之一是染瘟疫死的，其他的十分之九都是因為聽說別人染瘟疫以致嚇死的。世界上真實因為遭遇禍患喪命的與那些因為畏懼禍患以致嚇死的比較起來，我們推測也不過就是一和九的比例。

許多人因為聽說別人染病身死，自己便懼怕起來，恐怕也染上那種致命的

重病。這種懼怕的心理，使他們夜間睡不着覺，使他們喫下飯去不能好好的消化，使他們的神經受了刺激，常常疑惑自己也染上了那種病。過了些時候，他們因爲睡眠不足消化不良和心中煩惱的緣故，身體的健康受了一些影響，染上一點疾病，這種病本來不是他們所怕的那種致命的病，但因爲他們驚恐過度的緣故，本來沒有病，竟弄出病來，再把小病弄成大病，結果竟因此喪了命。

許多人聽說別人遭遇了一種禍患以致喪了命自己便懼怕起來，恐怕也遭遇那種禍患以致喪命。這種懼怕的心理使他們覺着那種禍患時刻有臨到他們身上的可能。於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恐懼的心越來越增加，以致他們因爲驚恐過度厭世自殺。其實如果他們不懼怕，這種禍患也許一生不會臨到他們的身上。還有的時候人聽見一種謠傳說是有甚麼危險要臨到一個地方，那裏的人因爲懼怕的緣故，便立時東奔西逃，想避免這種危險。結果是甚麼呢？那個地方一點危險都未曾臨到，他們卻在途中遭遇了危險，或是逃到危險裏面去，輕者損失

不貲，重者喪了性命。

還有許多人所畏懼的事是永遠不會成爲事實的。因爲這些事永遠不會成爲事實，所以牠們當然也永遠害不了人。但許多人因爲懼怕的緣故卻受了極重的害。還有許多在人以爲是早已存在那裏的危險，根本是連影子都沒有的。但許多人因爲懼怕的緣故，自己造出許多心理上的危險來，使自己受了極大的損害。

晉朝有一個人名叫樂廣。他有一位親客，許久不到他的家裏來。他去訪問他，纔知道這一位客人已經患病很久。樂廣問他患的是甚麼病。他說那次在樂廣家中吃酒的時候看見酒杯裏有一條蛇，心裏很煩惡牠，及至喝了那杯酒以後就患起病來。樂廣想起飲酒的大廳的牆上掛了角弓，弓上有漆畫的蛇，杯中的蛇必是這個弓的影子，因此對客人說明這種情形。這位客人聽了這一段話以後，病立時就完全好了。

天下有很多的事就是這樣。實際上並沒有甚麼危險禍患，只因爲人存了懼

怕的心理，本沒有危險禍患，卻造出危險禍患來。我十五歲的那一年的冬天，因爲一件事，心裏存了一種懼怕，越來懼怕的心越增加，喫不下飯，睡不好覺，經過一個多月，差不多要弄成神經病了。幸好那年寒假我的一位好友從遠處來看我，他看我那種抑鬱憔悴的樣子，便問我近來的狀況。我把我心中的苦痛告訴了他。他用神的道和事理開導我，叫我明白這種懼怕完全是我心中造出來的，實際上是決不會有的。就在那一晚間我所存的那一種懼怕的心理消滅了，我的精神和身體也就同時恢復了健康。及至年長一些，再回憶當日所懼怕的事，自己就哂笑自己的無知，因爲當時所怕的事根本就不會有的。這正像古人所說的話，「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了。

按我們想，愚人因爲不明白事理，所以纔容易多有畏懼，多受這種損害了。誰知世上受這種害的並不是愚人，乃是聰明人呢。頭腦簡單的人對於一切的事都不很注意，不很掛心，因此也就少有煩惱和懼怕。惟有那些天資明敏，思想縝密的

人纔會凡事留心，多疑多慮。也就是這種人，每逢看見聽見甚麼不幸的事，便會想這些事要臨到自己。也就是這種人，會製造許多心理上的危險禍患。這種人以爲他們所喫的飯所飲的水所呼吸的空氣中都充滿了殺人的病菌和仇敵所撒的毒藥。他們以爲他們的家人鄰舍朋友同事都在那裏準備着要陷害他們，謀殺他們。他們走在路上，覺着每一輛車都會把他們撞死，他們睡在床上，覺着每一夜都有好幾個竊賊伏在他們的窗外，要偷他們的財物。他們看見冒煙就以爲是他們的房子失了火，他們聽見人聲就以爲是盜匪來搶掠他們的家宅。夏天一打巨雷，他們便怕他們的房屋被雷擊毀，把他們的孩子震死。冬季一起大風，他們便怕他們院中的大樹被風吹倒，把他們的房子砸塌。他們常覺得他們頭上的天要塌下來，他們脚下的地要沉下去。他們把世界上一切的人所受的痛苦所遭的危險，都摺在一處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和心中。他們的眼睛看不見日光，他們以爲世界上只有黑暗。他們本來可以過着很舒適的日子，但如今卻使自己的生活裏充滿了苦惱。

他們本來可以有很健康的身體，但如今卻弄得患失眠症，染肺結核，生胃病，入瘋院。這種人大多數都是聰明人，他們的聰明不但沒有使他們享甚麼幸福，反倒使他們受了許多別人未曾受到的痛苦。作這種聰明人真不如作愚昧人還快活些啊。

但我們也不可苛責這些人，因為危險禍患實在是常有的事。雖然我們不敢說這些不幸的事準臨到我們身上，但我們也不敢說牠們準臨不到我們身上。如果果不臨到呢，那固然是萬幸，如果牠們忽然臨到，因為我們早有豫防，至少不是可以少受些損害麼？這個理講得很對，但不信的人說這話是可以的，神的孩子們這樣說便不合理了。因為我們活在世上並不是毫無倚靠，我們確知我們有一位全能全在全知的神作我們的父親，他的心時刻記念他的孩子們，他的眼時刻看顧他們，他的手時刻保護他們，他的耳時刻俯聽他們的呼聲，沒有他的許可，一樣危險禍患不會臨到他們身上。如果他允許甚麼危險禍患臨到他們身上，那樣這

些危險禍患不但是他們所能擔當的，而且也必是與他們有益的。因為他們有這樣的倚靠，所以他們非但不必懼怕，而且不應當懼怕。如果他們再懼怕不止要喫苦，而且是犯了罪。因為那是證明他們懷疑神的慈愛信實全能，又是證明他們不信神所給他們的那一切寶貴的應許，因為那些應許說——

「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詩三十四篇七節。
「義人呼求，耶和華聽見了，便救他們脫離一切患難。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義人多有苦難，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頭，連一根也不折斷。」——詩三十四篇十七至廿節。

「但義人得救是由於耶和華。他在患難時作他們的營寨。耶和華幫助他們，解救他們；他解救他們脫離惡人，把他們救出來，因為他們投靠他。」——詩三十七篇三十九、四十節。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所以地

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其中的水雖旬旬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抖，我們也不害怕。」——詩四十六篇一至三節。

「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他們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你要蹣跚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詩九十一篇三至十六節。

「你不要懼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發怒的，必都抱愧蒙羞；與你相爭的，必如無有，並要滅亡。與你爭競的，你要找他們也找不着；與你爭戰的，必如無有，成爲虛無。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必攙扶你的右手，對你說：『不要懼怕；我必幫助你。』——賽四十一章十至十三節。

「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趨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從火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燄也不着在你身上。」——賽四十三章二節。

「婦人焉能忘記她喫奶的嬰孩，不憐恤她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牆垣常在我眼前。」——賽四十九章十五、十六節。

「惟有我，是安慰你們的；你是誰，竟怕那要死的人，怕那要變如草的世人？卻忘記鋪張諸天，立定地基，創造你的耶和華。又因欺壓者圖謀毀滅要發的暴怒，整

天懼怕，其實那欺壓者的暴怒在那裏呢？——賽五十一章十二、十三節，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賽五十四章十節，

「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麼？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太十章廿九至卅一節。

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除去一切的懼怕，驚恐，憂疑，掛慮，一心信靠神。不要看環境怎樣惡劣，也不要想危險怎樣可怕，只要存敬畏神的心，聽從神的命令，行他所喜悅的事，這樣，他必照他的應許，使萬事互相効力，叫愛他的人得着益處，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羅八章廿八節）

一九四〇，三，一九。

爲甚麼還拾取這些東西喫呢？

睡在東關一座破廟山門底下的乞兒多福在還不能十分記事的時候就失了父母。不知道他的父母是死了，或是因爲沒有力量養育他，所以把他丟棄了。因爲這個緣故，他連自己的姓也不知道，只知道自己的名子叫多福就是了。多福的命運雖然不好，卻有一副可愛的面容，和藹的性情，所以很得人的喜愛。多福沒有家，東關那座破廟的山門底下就是他的家。多福吃的飯就是別人家中剩下來的。一些零零碎碎，雖然這樣多福卻也喫得很胖。如果他身上所穿的，不是破爛污穢的衣服，不認識他的入也許以爲他是一個富家子弟呢。

東門裏大街上有一座飯館，掌櫃的因爲喜愛多福的緣故，便准許他進到館子裏來，尋找一些客人喫剩下的零碎食物充飢。多福也真討人喜歡，他每次拾取一些零碎食物以後，總是笑着向飯館中的人道謝，並且他從來不竊取一點別人的東西。因此他每一次走到這裏來的時候，總可以得着一些東西喫。

城裏有一個鄭姓富翁，老夫婦兩個都已經過了六十歲，膝下並沒有一個兒女。雖然早有意要抱一個孩子，但總尋不見一個很中意的，因此也就把這件事延擱下來。一天早晨鄭翁到街上去買些東西，偶然遇見多福站在路旁，鄭翁本來心就慈善，再加上多福面上帶着一種可愛的樣子，因此鄭翁便從袋裏取出兩角錢遞在多福的手中，多福接過錢去以後，便立時向鄭翁深深的鞠了一個大躬，並且用極動聽的聲調說，「謝謝老先生。」不料這一躬和這一句表示謝意的話竟深深感動了鄭翁的心。這位老年人絕沒料到一個乞兒竟會這樣恭敬有禮，因此便和多福交談起來。

「小孩子，你叫甚麼名子啊？」鄭翁這樣問了。

「我叫多福。」多福這樣回答說。

「你姓甚麼呢？」

「我說不清楚。從我記得事的時候起，就沒有看見過我的父母，也沒有人告

訴我說我姓甚麼；我只知道我叫多福就是了。」

「你家中都有甚麼人呢？」

「甚麼人都沒有；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那樣你在甚麼地方住呢？」

「東關一座破廟的山門下邊。」

「好可憐的一個小孩子。」鄭翁自言自語的說。

接着鄭翁又問多福說，「你今年幾歲了？」

多福回答說，「我不清楚知道。大約不是九歲，就是十歲，也許是十一，頂多十二歲罷。」

這時候鄭翁心中忽然起了一個念頭。他想像這樣孤苦可憐的一個小孩子，家中又沒有一個人，我何不把他領到家中，收他作我的兒子呢？想到這裏便開口問多福說，「如果我領你到我家中去，你願意不願意呢？」

「怎麼不願意呢？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呢！」多福很快樂的回答說。

當日的晚間，多福就在鄭翁的家裏了。他已經洗過浴，理過髮，換了一身新衣服，與鄭翁老夫婦同桌喫飯。從此以後多福就作了鄭翁的義子。多福不再是乞兒，乃是富翁的兒子了。

過了些日子，鄭翁帶着多福到街上去買些東西，路上又遇見朋友談了很久，的話，事情辦完已經過了午正，來不及回家去喫飯，便去進一家飯館去喫午飯。父子兩個坐下以後，便要了幾樣可口的菜肴，對面坐着喫了起來。喫了不到幾口，忽然鄭翁想起來有件事需要告訴一個朋友，因此離座，走到前面去打電話。剩下多福一個人坐在那裏，因爲多福從前常到飯館裏去拾取客人喫剩下的食物，習慣了往地上看，所以不知不覺的又低下頭去，照從前的樣子各處留意一下。哈哈！可被他看見好東西了。桌子底下有客人落下來的半個魚頭，一對鷄爪，兩個爛了的香蕉，還有幾塊沾了泥土的臘腸。多福一看見這些，立時高興的了不得，趕快俯下

身去拾取，順手往口裏放。他完全忘記了他已經不再是乞兒，乃是富翁的兒子，他更不記得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擺列着許多嘉美的菜肴。正在這個時候，鄭翁打完電話走了進來，一眼看見他的兒子蹲在桌子底下喫那些拾起來的剩東西，不禁大聲喊叫起來，「孩子，桌子上有那樣多的好菜，怎麼你還蹲在這裏拾取這些東西喫啊？」

多福就是許多基督徒的寫真。他們在不認識神的時候那種景况正和乞兒多福一般，無人可靠，無家可歸，整天就在罪惡中拾些污穢卑鄙的快樂去享受。不義的錢財，虛浮的榮耀，罪惡中的快樂，肉體上的幸福。若說這些不能充飢，卻也能給人一些短時間的滿足，正如同乞兒多福在飯館的桌子底下拾取的那些魚頭、雞爪和幾塊沾了泥的肉一般。這些東西雖然遠不及桌子上的嘉肴美味那樣能適口充腸，但在一個一文不名的乞兒看來，已經是不易享受的福分了。正在他們意想不到的時候，慈愛的神向他們大施憐憫，拯救了他們，收納他們作了他的兒

子，把他們從他們那種極困苦可憐的景況中提拔出來，除掉他們身心上的污穢，給他們穿上美麗的義袍，賜給他們許多天上屬靈的福氣，正如多福作了鄭翁的義子以後所享受的一樣。他們再不用屈身到桌子底下去拾取那些沾了泥的零碎東西。誰想到他們的眼睛因爲習慣了往桌子底下看，便不知不覺的又注目到從前他們所喫的那些污穢的食物。不是有許多很熱心的基督徒漸漸的又去愛世界麼？不是有許多把自己完全奉獻了的聖徒漸漸的又和不信的人作了密友，和不敬虔的人發生愛情麼？不是有許多會把萬事看作糞土爲要得着基督的人漸漸的因爲多在娛樂交際的場所流連以致遠離了主麼？不是有許多在天路上跑得很快信徒又被名缰利索絆住了雙腳以致再也不能向前奔跑麼？桌子底下的魚頭，鷄爪，爛了的香蕉，沾泥的臘腸，雖然遠不及桌子上面的嘉肴美味好喫，但牠們吸引人的力量卻是非常的大。如果神的孩子們不常注目上面的事，卻低頭往下面看，有幾個人能不俯下身去拾取這些東西啊。神知道這些東西的吸力

是怎樣大，他更曉得我們的弱點，所以他藉他的僕人保羅教訓我們幾句極重要的話說：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個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西三章一至四節。

一九四〇，五，一〇。

特別快車爲甚麼在車站停留這麼久呢？

某次一個人乘坐一條鐵路的特別快車旅行。他因爲有急事，所以一路總是盼望着火車快些駛行。最使他感覺不快意的事，就是這列火車每逢經過一個大車站，總要停留十五分鐘或二十分鐘纔開行。他坐在車裏思想，爲甚麼路局的職員竟這樣沒有見識？特別快車駛行得應當越快越好。小車站不停車可以節省許多時間，但在大車站停車爲甚麼耽延這樣長久呢？如果是因爲大車站登車下車的旅客多，但觀察情形三五分鐘也足足敷用，何必一停就是十五分鐘二十分鐘呢？他因爲這樣思想，所以不自覺的便口出怨言。他譏誚鐵路局的職員無知；他咒詛他們不顧旅客的利益，使旅客寶貴的時間消磨在車站上；他想如果他在鐵路局服務，他一定將火車時刻表改訂一下，使特別快車在大站只有三五分鐘的停留；一個大車站上節省十五分鐘，這條鐵路停車的大站共有十幾處，這列特別快車全線豈不可以縮短兩三個小時。這與有急事趕路的旅客有多大的便宜。他越

思想越覺得自己有理，自己明哲。他巴不得立時面見鐵路局的局長，陳述他的高見，請局長趕快囑咐車務處長，縮短特別快車的行車時間。

他正在這樣凝思的時候，車又在一個大站停下了。他因為已經在車上坐了許久，感覺到需要活動一下，便走下車去，到站台上散一散步。他忽然看見一件希奇的事——列車前面的機車竟是走開了很遠，將十幾輛客車留在站台旁。他不是——一個常旅行的人，他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他以為機車出了甚麼毛病，機件有了甚麼障礙，需要開到站台外邊去修理。他為要明白詳細的情形，便走到機車旁邊去看一個究竟。

啊！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不是機車出了毛病，也不是機件有了障礙，乃是機車到水塔旁邊去加水。水塔上的一條水管放出大量的水來，注到機車的水櫃裏面。就是藉着這水所蒸發的水汽，推動機車，拖着這一系列火車風馳電掣般的奔走幾百里路。旅客上車下車三五分鐘足足够用，但將這樣大的一個機車上的水櫃裝

滿了水，卻是沒有十幾分鐘不啟用。

明白了，現在明白了。列車在站停留十五分，二十分鐘，不是耽誤時候，正是牠所決不可缺少的。假使這列車到了車站不加水就開行，那誠然可以省下十幾分鐘，但再走不多些時候，水櫃爆炸了，機車毀壞了。要再駛行一步也辦不到，快了？還是慢了呢？十幾分鐘的停留不是耗費時光，耽誤行程，正是豫備前面幾小時駛行所需用的能力。耗費一二十分鐘的時間在車站上水，纔能拖着列車奔走幾百里路的長途。

神的工人不也是這樣麼？孜孜勉勉，殷勤作工，擔着重大的責任，作着緊要的事工，正像一輛機車拖着—列火車在鐵軌上前進一般。殷勤作工固然要緊，但安靜等候神也有同等的重要。放下一些工作，到一個安靜的地方，用一個安靜的時間，去獨自與神晤對，默想神的話。這件事在一個不明白的人看來，好像耽誤了許多事工，耗費了許多光陰。其實這不但不是耽誤事工，正是從神那裏領受作工的

能力，作前途工作的準備。如果忽略這件要緊的事，只是不停息的作工，作來作去，能力都枯竭了，工作都停頓了。比這個更可怕的就是一經遇見試探，或者竟會遭遇不堪設想的失敗，毀損了自己，傷害了別人，像機車的水櫃爆炸一般。那是多麼危險可怕的事啊！

可惜多少神的工人忽略了這個重要的真理！作工，不住的作工，歡喜作工，願意作工，因為作工太多，太忙，太疲勞，就沒有工夫去安靜在神的面前，等候神，親近神，讀神的書，默想神的言語。一味的給出，卻總無暇去領受，正像一輛鐵路上的機車，不住的前進，只放出汽，卻不灌入水一般。遲早有一個時候，水櫃裏的水都變為汽放出去了，再想走也走不動，不走又不甘心，只好勉強着走。走來走去，走出不堪設想的結果來。

大衛多年為神作工；他被立作以色列人的王；他擔負的責任十分重大；他當作的工作異常緊要。他從經驗中學會了這門功課。他寫了經驗的話說：「我的心

默默無聲，專等候神。」——詩六十二篇一節。他恐怕他忽略了這件事，因此又提醒自己說，「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詩六十二篇五節。他接連着說明爲甚麼他這樣作，爲甚麼等候神是這樣重要：「神說了一次，兩次我都聽見，就是能力都屬乎神。」——詩六十二篇十一節。

「能力都屬乎神。」何等寶貴的真理！神的工人們宣傳福音需要能力，領人歸主需要能力，招呼罪人悔改需要能力，喚醒酣睡的信徒需要能力，導引喂養神的羣羊需要能力，與靈界的仇敵戰爭需要能力，應付繁重的事工，各種的艱難，更需要能力。如果沒有能力，神的工人不能得勝，不能領人，不能成功，不能前進。神的工人沒有能力便要像一輛沒有水的機車。從外面看，看不出甚麼缺點來，一到重要的工作劇烈的試誘擺在前面的時候，立時便顯明他們是缺少一些要緊的東西——能力。但「能力都屬乎神」；我們若不從神那裏得能力，我們就總不能有所成就，總不能得着靈界的勝利。從神得能力的秘訣，不是勞力奔走，乃是安靜等候。

「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鷗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四十章三十一節。機車怎樣需要安靜，停留在車站水塔旁邊上水，神的工人也照樣需要安靜等候在神面前領受能力。

巴不得神的每一個工人都時常像大衛那樣提醒自己說，「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

一九三六，六，八

靈食寓言集

特別快車爲甚麼在車站停留這麼久呢？

九四

**THE "SPIRITUAL FOOD"
PARABLES**

BY

WANG MING TAO

PUBLISHED BY

THE SPIRITUAL FOOD QUARTERLY

29 KAN YÜ HUTUNG

PEKING

Price 35 cents each, Postpaid

靈食寓言集

一九四〇年六月初版

每冊定價

郵費在內

編著者 王明道

印行者 靈食季刊社

發行者 靈食季刊社

北京甘雨胡同二十九號

77 52
101663